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二十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所以你說那些(種子)要藏在前面那七個「識」處？無錯，是一定要藏在「第八識」入面，既然那個「第八識」能夠儲藏那些經驗，儲藏八個「識」的「種子」，所以這是甚麼？你的生命。那你說：不如叫它做「靈魂」？不行，「靈魂」者，就是在我們的身體裏面而已，但這個「第八識」不是在(這)個身體裏面，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「第八識」的一部分。不但止我們的身體是「第八識」的一部分，我所見到的這個物質世界都是我們的那個「第八識」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說它是一個「靈魂」，而且「靈魂」是永恆不變的，「第八識」就每一刹那都生滅、生滅、生滅、生滅，是「無常」的，(這)個「第八識」，現在的人講靈魂是「常」的，所以不同。明不明(白)？聽不明(白)？聽眾：不是，好奇怪，即是你講「第八識」又不在身體裏面，又不是在外面。

羅公：甚麼？「第八識」嗎？

聽眾：對。即是等於宇宙的一部分啦！是不是呢？

羅公：「第八識」？你所見到的(這)個宇宙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你所見的宇宙嘛！

你的宇宙就是那個「第八識」來的，就是你的「第八識」來的。這樣，你的身體不過是在宇宙內，這樣即是說，你的身體不過是在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？在「第八識」

裏面？這樣「第八識」怎會在你身體裏面？與其說「第八識」在你的身體裏面，不如說你的身體在「第八識」裏面不是更好些？是不是？明不明(白)？聽眾：這樣(豈)不是很多人的「第八識」在一齊？在那個宇(宙內)？

羅公：這是另一個問題。現在先講你那個先，是嗎？很多人的「第八識」，你(的)

「第八識」變起這個廳，這個廳，你所，你留意，我現在，你所見到的這個廳是你的「第八識」變的，他又見到這個廳，他所見的這個廳是他的「第八識」變的，我見到這個廳，我所見到的這個廳是我的「第八識」變的，各人的「第八識」各人「變」起這個廳，「變」起一個廳，個個不同，明不明(白)？但是個個相似，明不明(白)？你的眼睛好呢，(變起的這個「第八識」)變起這個廳明明白白，清清凌凌的，如果他大近視或散光呢，就見到這個，他所變的那個「第八識」(所變的廳)就矇查查(不清楚)的，如果那個人是色盲的呢，就會見到灰白(色)的，那個人的眼，眼球是好的就見到是七彩的，各人「變」的嘛！相似而不相同，明不明白？

這樣豈不是「套」在一起？你執著說有一樣東西硬蹦蹦的碰就(會)碰，你不執著就怎會覺得它會碰呢？各人的「第八識」變起這間，這個房，如眾燈明猶如，猶如這裏有十盞燈，大家都明亮地照些光出來，每一盞燈的光明「遍」的，塞滿，充滿在這間屋嘛，你能夠說這裏的光是這盞燈的，那裏的光是那盞燈的？行不行？不行！周圍的光都是每盞燈有份的，即是這間房裏的人各個「識」共變的，即是三十人變，共變這個，三十人各人變起一個廳，這個房，即是三十盞燈照起的那些光。無東西隔開

的，交融的。明不明白？大家都交遍的，「遍」即「互相」，本來不是只有一間(房)，三十人在這裏就(有)三十間房。但三十間(房)互相交遍，就好似一間房那樣。雖然好似一間房，實在就三十間。各人變一間，即是說，香港六百六十萬人，是嗎？是不是六百六十萬人？前日電台報道，是嗎？六百七十萬還是六百六十萬？

聽眾：五百七十萬人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五百七十萬人。

羅公：五百六十萬，五百七十萬，五百七十萬個香港。互相交融，即是等於五百七十萬盞燈一齊照，每一處地方都是每一盞燈的光線照到的，猶如萬燈共照一室。不能說那一處是那一盞燈照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何止呀？五百七十萬個香港套疊在一起，還有無數那樣多的蛇、蟲、鼠、蟻呀！老鼠呀蛇呀！都不知有幾多百萬呀！幾多千萬老鼠呀蛇呀！大家共同變出一個香港，幾千億的燈光「共變」一個香港呀！明不明白？

世界就是這樣。你生在「極樂世界」呢，「阿彌陀佛」就固然「變」起「極樂世界」啦，「觀音菩薩」一樣「變」，「大勢至菩薩」一樣「變」，你陳文蘭以後生了去，你又變上一份，明不明白？不過，即是這樣，大家組織一間公司，「阿彌陀佛」就是大老闆那樣解而已，他出多些資本那樣解嘛！你買股票，你買一股都是股東，是嗎？就這樣解而已，這樣說這個、這個叫做甚麼？

「阿賴耶識」呢，這些「變」的東西未「變」時就叫做「種子」，「變」起的時候就叫做「現行」，八個「識」有八個識的「種子」，不止這樣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八個「識」的「見分」，「見分」有「見分」的「種子」，八個「識」有八個「識」，八個「識」的「相分」，「相分」有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，每一個「識」都有「心所」，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無一個「心所」都有每一個「心所」的「種子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都有個「相分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都有個「見分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的「相分」有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的「見分」有「見分」的「種子」，成(一)大堆，無數那樣多的「種子」一齊生起，時時這樣一齊生起，就這點來說佛教就好像甚麼？「多元論」的，對嗎？「多元論」。其實「多元論」比那個勝論宗的「十句義」還厲害，你明不明白？但你說它完全「多元」又不是，它全部「縮」了入第八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，不止是一個，一個「阿賴耶識」就藏著這麼多「種子」，(不就是)「非一」？

「非一」亦「非多」。而且無數那樣多的眾生個個有無量「種子」，眾生也「無量」，「無量」乘「無量」，「無量」乘「無量」都是甚麼來的？都是「用」來的，不是「體」，那個「體」是甚麼？那個「體」是甚麼？聽眾：「真如」。羅公：「真如」。「真如」是「本體」。最後的本質，一切眾生的、每一個眾生的生命都是那個「真如本體」上面的「屬性」而已，即是「用」來的，所以離開這個眾生並無「真如」，離開「真如」亦無這個眾生，一切眾生都是「用」。同一「真如」體，「體」就得「一」，但你說它「一」又不妥當，它絕對的「一」就「非一」亦「非多」了嘛，是嗎？

「相對」的「一」是有「二」來同它「相對」嘛，「真如」就 absolute 的、絕對的，沒有東西、沒有第二個「二」來同它「相對」的，這樣就非「一」了，既然非「一」，亦不能夠說它「多」了，「真如」。「體」就非「一」亦非「多」。「用」呢，「多」了，就「體」論「體」呢，它就是「一元」，勉強說它(是)，但你說它「一元」又不妥，又不對，勉強說就一個「真如」。但「用」就多到極。無數那麼多「種子」，這樣了，這些「種子」是甚麼？

藏在(那)個第八「阿賴耶識」入面。那個第八「阿賴耶識」成日吸著這些「種子」。就叫做「緣」那些種子做「境」，「眼識」、「緣」顏色就「看」，「耳識」、「緣」聲音就不叫做「看」，就叫做「聽」了，「鼻識」、「緣」香臭就叫做甚麼？叫做「聞」，是嗎？叫做「嗅」，「舌識」呢？「緣」味道就叫甚麼？「嚐」，是嗎？「身識」、「緣」所「觸」的東西叫甚麼？叫做「觸」，是嗎？第六「意識」、「緣」的那些觀念、概念叫做甚麼？叫做「思慮」，是嗎？叫做「思慮」。第七、「末那識」整日「緣」那個「我」叫做甚麼？「思量」，是嗎？「執」。第八「阿賴耶識」、「緣」那些「種子」叫做甚麼？

好像(一)塊磁石吸著那些鐵粉那樣，你叫它做「吸」就太難聽，叫做甚麼好？叫做「攝」，(「攝」，那塊鐵「攝」著那些，那些，)那塊磁石「攝」著那些鐵片嘛！「攝」，「攝」，有幾個齒抓住它嘛，「攝持」，明白了？「第八識」「緣」那些「種子」，叫做「攝持」著那些「種子」，又叫做「藏」，藏著它，明白啦？好了，「第八識」的「所緣境」很多，有三種，第一種，一切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是怎樣，

「種子」無形無相，是一種 energy 而已，「能力」來的，所以就不會占地方，第二，「第八識」還「緣」甚麼？「境」是甚麼？

還有是甚麼？我們的身體，我(們)的「第八識」整日支持我們的身體，怎樣支持法？我的「第八識」「攝持」那些「種子」，有些「種子」「變」起我的頭，「變」起我的骨，有些「種子」是怎樣？起「現行」就「變」起那些「極微」，充滿了我們的身體。有些「種子」呢，頭髮的「種子」現起「變」頭髮，臉皮的「種子」現起「變」臉皮，一切都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，這些「種子」是甚麼？是在「第八識」裏「藏」著的。我們的「第八識」「藏」著我(們)的身體的「種子」，那一堆「種子」，各種不同的「種子」，各種不同的「種子」一起，就「變」起我們的身體，當它「變」起之後，那個「第八識」仍然支持著它，令到我們的身體怎樣？「新陳代謝」，那個「第八識」一不支持的時候，(這)「新陳代謝」就停了。我們就叫做「死亡」。那個「第八識」整天支持著我們的身體，即是滲透進我們的身體裏面，令到我們的身體有生機的，是生活的力量來的，「第八識」這個「識」。

有(一)種這樣的力支持我們的身體，我們就說甚麼？「第八識」「攝」著我們的身、「變」身體的「種子」，就「持」著、支持著我們的那個，抓著頂硬上，頂著我們的身體，令到(那)個新陳代謝不停。這樣即是「第八識」的作用就是「攝持」，是嗎？明不明白？第二種「境」就叫做甚麼？「根」、身體，身體叫做「根身」，應該叫做「有根身」，「根」、即是「五根」，「眼根」、「耳根」、「鼻根」、「舌

根」，「身」，我們的身體有「五根」的，叫做「有根」的身體，「有根身」三個字囉嗦(論盡)就不要，就叫做「根身」了，「根身」。

我們的「根身」就是由「第八識」的那些變「根身」的「種子」變成的，而那些「種子」就被那個「第八識」吸著它、「攝」著它，令到它不散，如果散就不得了啦！我的「根身」(總之)走了去他那裏的時候，我就變(成)無身體？他就變成兩個身體？不行的。所以我們(需)要(這)個「第八識」「攝持」著它。聽不聽得明白？總之，那些「唯識」家想過的，都不用你想的了，他們想到那裏都是無隙可乘的。你整歪一點，它就不通了。「攝持」、「攝持」那「根身」的「種子」，當那些「根身」的「種子」變起那個「根身」之後呢，那個「第八識」就滲透在身體裏面，令到我們的身體好像很有活力那樣，令到我們的身體有活力，令到我們的身體能夠新陳代謝，如果我們的新陳代謝，如果我們的「第八識」離開，不再支持(身體)就變死屍了，身體就爛了。

第二呢，(變起)一方面變起有「根」的身體，不是它變，而是「種子」變，它(他)變起之後，它(他)整天「緣」(它)他，支持它，這樣就兩種了，「第八識」所緣的「境」，一、是甚麼？一、是甚麼？「第八識」所緣的「境」有幾種，第一種是甚麼？

聽眾：「一切種子」

羅公：「一切種子」？第二種呢？

聽眾：「有根身」？

羅公：「有根身」。還有一種，就是甚麼？這個世界，你所見的世界。是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那些變世界的「種子」出現，變出來的。這間房是世界的一部分，頭先(剛才)講這間房是你變房的「種子」變的嘛。(產)生出來的成座大廈，你站在這座大廈裏面，這座大廈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嘛，你聽不聽得到？你聽到？聽得到？

聽眾：聽得到。

羅公：聽不懂？聽不懂廣東話？再遠些，整個香港都是你的。你所見它是香港。是你「第八識」內的種子變的嘛！你站在太平洋，即是說你所變的太平洋，你所見的太平洋是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的變太平洋的種子變的。你坐在地球處呢，這個地球就是甚麼？是你所變的地球，就是你的「第八識」內的、變地球的那一堆無數那樣多的「種子」變的，一變起之後呢，你的那個「第八識」都還要「攝持」住那些「種子」才行，不然就很容易飛了去別的太陽系了，「攝持」。這樣所以呢，你的「第八識」攝持住你所變的物質世界的「種子」，變起(這)個物質世界之後，你還「攝持」住你的物質世界。這樣呢，這個「物質世界」叫做甚麼？「器世界」了。

「器」者，就「器具」，Instrument，那些「器具」，那些「器具」是給你用的，這個世界對你來說只是「器具」來的，「器世界」。「器世界」即是甚麼？現在叫做甚麼？叫做「自然界」，現在的人說。自然界，又叫做「物質世界」，你譯做白話文，譯做「自然界」，或者譯做「物質世界」，又可以，即是佛經有好多翻譯得到

的，這些就翻譯得到，有些你就不應翻譯得到。那個「器世界」嫌它三個字(麻煩)，叫做甚麼？「器界」。

「有根身」與「器世界」加起來我們叫它做甚麼？「根身」、「器界」，這個「根身」與「器界」呢，都是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那些變起「根身」，變起「器界」的「種子」變出來的。(但)就不是「第八識」變的，是「第八識」裏面的那些「種子」變(的)。但是你又說「種子」變這樣(麻煩)，於是就簡單些了，「第八識」內變「根身」，外變「器界」，對「內」來講，我變起了一個「根身」，對「外」來講，我就變起這個「器界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「第八識」內變「根身」，外變「器界」呢，是一句很簡略的說話來的，就不是真是那個「第八識」會「變戲法」那樣，「變」出這個「根身」、「器界」。明不明白？

這樣，「第八識」變起「根身」、變起「器界」，又含藏著那些「種子」，即是「第八識」「所緣」的那些「對境」，一、就是「一切種子」，二、就是「有根身」，三、就是「器世界」。

明不明白？講不講得出(來)？回去講給人聽，講得到出來才能夠明白清楚的。這樣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它所「緣」的「境」了，這樣「第八識」就各有，不是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它「所依」的「根」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它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還有，八個「識」都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，記住。「眼識」，有「眼識」的「種子」，「耳識」，有「耳識」的「種子」，乃至到「阿賴耶識」，「第八識」亦有「阿賴耶識」

自己的「種子」，又，每一個「識」都有好多個「心所」跟著它一齊起的，明白嗎？
「心所」知道啦？

每一個「心所」都有每一個「心所」自己的「種子」，這些「種子」都藏在那個「第八識」裏面的，還有，每一個「識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，都有它的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，「相分」有「相分」的「種子」，「見分」有「見分」的「種子」，這些「種子」都藏了在那個第八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。每一個「識」都有它「所緣」的「境」，八個「識」。好了，現在那個「識」字明白了？「彼依識所變」的「識」字(已經)解(釋)了，那個「變」又怎樣「變」呢？怎樣叫做「變」呢？現在講給你聽，「變」有兩種「變」，好多人以為「唯識所變」好似「變戲法」那樣「變」出來，不是這樣解的，那個「變」者，「現」也，「現出」那樣解，「變現」，「變現」。

「變」有兩種，一種，第一種叫做「因緣變」，「因」者，就(是)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亦名叫做(因)。「種子」亦是它的「緣」之一，所以叫做「因緣」，「變」，即是說一種、第一種「變」的方式呢，是那樣東西自己有自己的「因緣」，自己有自己的「種子」，由於(是)那些「種子」變出來的，不是你「變戲法」那樣「變」它出來的。舉例，不如舉個譬喻，你種了一棵蘋果樹，你是不是可以變戲法那樣變出蘋果樹的？不是。

你要用甚麼？你要用蘋果的種子放進泥土裏面，種子是主因，還要有泥土，有肥料，有陽光，有水分，很多東西，眾緣和合，那棵蘋果樹就產生果實了，明不明白？

這樣即是說這棵蘋果樹是有它自己的「因緣」的，不是你種的人可以「變戲法」變出蘋果樹的，你要找些蘋果樹的種子做「因緣」來(到)「變」的。明不明白？

這些「變」就叫做「因緣變」，你明不明白？「因緣變」。又例如，那個媽媽生孩子，你以為媽媽生孩子好像「變戲法」那樣「變」個小孩子嗎？不是的，要有甚麼？要有他那個爸爸的精子，是嗎？又要有媽媽自己的種，卵子，精子、卵子結合成為一個胚胎，那個胚胎慢慢吸收些營養，就十個八個月後了，時間滿足了，然後才生出來，不是「變戲法」變出來的，自有他的原因，(即)要素，要素就是「精」、「卵」的要素變的，這些就叫「因緣變」，明不明白？種蘋果樹，人們生兒女，是「因緣變」，有他自己的「種子」的，好了，「第八識」變起我們的「根身」，這個「根身」不是那個「第八識」變的。是「第八識」裏面的「種子」做「因緣」變的。

而且「因緣變」是怎樣？不是說那個第八變的「因緣變」，不是「第八識」的「因緣」一「變」就變出我這個人，是甚麼？變頭髮有頭髮的「因緣」，變眼有眼的「因緣」，變起手指甲有手指甲的「因緣」。變顏色有顏色的「因緣」，無量那樣多的「因緣」(聚)合一齊同時「變」，各有原因的，這些「變」法就叫「因緣變」。我們吃飯吃的那些穀，不是農夫變出、不是農夫「變戲法」變出來的。是那個農夫拿些穀種做「因緣」而變出來的。不過那個農夫是條件之一，他淋水嘛，落肥嘛，是嗎？

那種「變」，它自有原因。你不過是從外面扶助它而已。不是真是你「變」它出來的。完全是那個「因緣」，那些「種子」，「因緣」種子「變」它出來的。這種

「變」叫做「因緣變」。這樣就不是很虛渺了！有些人說：「識」所變？何解我，你說扯旗山是「識」所變嘛？何解我走去廣州又見不到扯旗山？很多人這想問的，很多人，好脾氣呢就詳細解給他聽，我就最憎人問這些東西的，我就問他：你讀書讀多些囉！對嗎？你這樣快問這些問題做甚麼？你聽多些嘛！你突然間提出這樣的問題，在我講書講到這裏你就(急不可待)問！我成天這樣罵人，所以那些人說我不好脾氣，這種人不罵他怎麼行！

禮拜二，我在葉文意的同學會演講，有一個又被我罵他：你不要來聽！他怎樣呢，他說：羅生，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嗎？我說，得，你問你同我講的有關的你儘管問，無關的我就不答你，那肯定的！難到我在這裏講「唯識哲學」，你一陣又說為何非洲某國家會發生瘟疫，你問我做甚麼？你(那些)完全無關的，你問我，我一定不答你的嘛！如你問的是有關的我一定答你的，我這樣說。那個人問：整天說，學佛的人成日要講「涅槃」，講「涅槃」如果成了佛就沒有了，這樣有甚麼好？有都變成無？有甚麼好？好像釋迦牟尼佛本來有就很好的，現在變成沒有了，這樣有甚麼好處？有甚麼好處？

又說「涅槃」又快樂，豈不是得個「講」字而已，是嗎？我問他：你讀了幾多書？你有沒有去初級班讀過沒有？他說：我讀過了，結業了。我說：初級班結業，這個都不明白，你怎樣讀的？那個教你的是怎樣教的？你快些去再讀罷了！不要問我！他說，問你都不行？(羅公：)不行！你去初級班問，再讀你就會了。你在這班讀不懂去另外的地方讀一讀，我費事(懶得)答你，我說，我不答這樣的問題的！他擺景！(搗

亂)你不應該這樣講！「得個講字」你不應該講這句話！你只可以問我何解呢？這樣就可以。

你說：這樣豈不是得個講字？我不喜歡聽你說「得個講字」這句話！你即是有意挑釁嘛！你這樣講我不答你，你下次不要來聽，我不歡迎你這樣的人來聽！那個人西裝革履的，那個人兩夫婦來聽，罵他又如何！有些人是要這樣。這樣，第一種叫做「因緣變」，第二種叫做「分別變」，「分別」者，即是起了「執著」，我們的主觀的。

我們主觀的第六「意識」起「執著」。起「分別執著」而變的，例如甚麼呢？我們(晚上)一行出去，見到那裏黑黑的就說：那裏有鬼呀！黑黑的而已，黑黑的就是「有鬼」了嗎？明明那是「疑心生暗鬼」，「疑心生暗鬼」，是嗎？來起個「分別」說有鬼、無鬼，又「分別」你會不會見鬼，又「分別」那些鬼會不會隨街行，這樣多的「分別」合起來，你然後覺得那裏黑黑的，你就覺得有鬼而已，完全、根本，本來無其事，你的那種「分別」力，「分別執著」的那種力，主觀的第六意識的那種力，硬要以為有(鬼)，那裏其實是垃圾籬一個，你又說它是鬼，是嗎？

因為黑暗，你又說它是鬼。又好似你隻手無意中壓著心口，你就起、那個腦就起了幻覺，覺得好像有個、有個人壓下來那樣，又說鬼壓著你，這些都是甚麼？多數是，有些可能真的是鬼壓著，但是呢，普通多數十次之中說被鬼壓那些，多數是那些人太疲倦，那個心血停一停，有些被手壓著，你壓著隻手睡覺，會覺得不舒服的，

「嘻嘻靴靴」(喘氣)的，但有些，又確是真的有鬼的，你不能說無，何解呢？我講一件真真正正的故事。

那些「分別變」，現在好多人以為見鬼呀，又這樣那樣的(又乜又物)，有些人又說見到「觀音菩薩」來，多數都是「分別變」來的，當然亦會有「因緣變」的，怎樣「因緣變」？你真的修定，修得定，在定中入到三、四禪，定中那個心好澄澈，它「現量」起，那些「佛」或「菩薩」的你平時念他，他做本質，他就會「加持」你，這樣的時候就整個佛像見了，那些就不是「分別變」，因無起「分別心」，那是「因緣變」，所以「定」中所見的那些，「定」中所見的佛，那些都是「因緣變」，但那些，你走進去佛殿，好像那些拜神婆又說「觀音菩薩」今天同我講甚麼，昨天同我講甚麼，她以為她真的見到的，其實她那些是「分別變」，不是「因緣變」，「因緣變」普通你要「定」中才可以的，定心。好了，「變」，記著兩種「變」，「第八識」變起「根身」、變起世界是「因緣變」，不是「分別變」，「有種種相轉」。是嗎？就已經講了。

「彼依識所變」，「彼」就是那些世人所「執」的「我」、「法」；與聖教所「假說」的「我」、「法」，指那些。「彼」，彼「種種」「我」與「法」呢，都是依據這個甚麼？依據，依據「識」所變出來的東西，而「假說」的，「依識所變」，不是「依識」，不是「依識」假說，(而是)「依識」所變出來的東西而「假說」的，講到那個「識」，又變了甚麼東西出來呢？

我們的「識」是這樣的，那個「識」一生起的時候呢，那個「識」，當那個「識」它未生起的時候呢，它就叫做「種子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個一定要明白的，當(這)個「識」未生起的時候呢，它是一種潛伏的「能力」來的，這種「潛伏的能力」就叫做「種子」，又叫做「功能」，又叫做「習氣」，明白嗎？一定要記這個呀！

這樣當一有「緣」，那些「緣」一具備呢，它就爆發出來了，它就出現了，那時就不是「功能」了，不止是「功能」了，就變了現實的東西了。這些現實的東西呢，我們就不叫它做「種子」了，就叫它做「現行」，「現行」。「現」即「顯現」，「行」呢，就「活動」，一種顯現的活動，那些人譯做英文是 **Appearance** 當「現象」，「現行」了，當這個「識」，由「種子」遇著「眾緣具備」而變成「現行」的東西的時候呢，它就怎樣？一開就變出兩種東西來的。

記住，兩種東西：一種給我們(見到)，是有「形」、有「相」的，有「形」、有「相」的，我們能夠看得到，或者聽得到，或者摸得到，或者知得到的，那個「影子」，一幅「影子」，一幅我們叫它做甚麼？一幅「影像」，變出一幅「影像」，同時呢，另外呢，除了那幅「影像」之外呢，又變起一種「知覺」，「知覺」的力，就了(解)、能夠「知覺」這種「影像」的，這樣即是說，當一個「識」，由「種子」而變成「現行」的時候呢，一定是怎樣？「一開二」的，一種開出兩種，一定是。但是有時用這句說話「一開二」這個字(這樣講法)是不通，有時只是一個情形不通，那一個情形不通呢？那個情形不通呀？

聽眾：發夢？

羅公：不是、發夢都有影子的。

聽眾：「見道」？

羅公：甚麼？「見道」，記住。「見道」的時候無「影像」的，一開，「一」就是「一」，無「開二」的。「一開一」而已，明不明白？

因為「見道」的時候只是「一開一」，一出一，就無「一開二」，所以說甚麼？無「影像」。「影像」是「形相」，所以說「見道」時是無「相」的。是嗎？「見道」的時候「無相」的嘛。「有相」時就不是真「見道」了。「有相」時就叫做「相見道」，假的「見道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呢，那個影像呢，我們叫它做「相分」，「有形有像的部分」叫做「相分」。另外的那部分呢，「無形無相」而能夠了解那個「相分」的，能夠知到有個「相份」同了解「相分」的那部分的那種力量呢，那部分叫做「見分」，能夠「見」到東西的，這個「見」是廣義的，不是用眼「見」，即是知道的，知道東西的那部分，叫做「見分」。

每一個「識」，當它由「種子」變成「現行」的時候呢，一定是「一開二」，開成一個「相分」，一個「見分」。只有一個情形是例外，是你「見道」的時候就無「相分」的，記住、記住。因你記住說「見道」的時候無「相分」呢，你日後看禪宗的書，它又說「無相」又甚麼的，你就了解了。「無相」者，無「影像」，無「相分」。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(能)聽得明(白)？講不講得番出來？講不講得番出來？講不講得番出來？(能夠複述嗎?)當一個「識」，由「種子」變成「現行」的時候，一定是「一開二」的，除了「見道」，除了真的「見道」，一定是「一開

二」的，「一開二」呢，那個「二」呢，一部分在「影像」，Image 就叫做「相分」，有「形」有「像」的，另外一部分就「無形」、「無像」的，只是能夠「覺知」事的，那部分就叫做「見分」，聽得明(白)嗎？

這樣，這個「相分」與「見分」是由那個「識」變出來的，「識」就是能夠變出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的，「相分」與「見分」是由我們的「識」所變出來的，世人所執著的種種「我」、種種「法」，都是依據「識」所變出來的那些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之上，叫它做「我」，叫它做「法」而已。其實不是真是「我」，不是真是「法」來的。佛教的那些經典裏面成日講「我」，講很多個「我」，這個叫做「阿難」，那個又叫做「迦葉」等等很多「我」，這些叫「五蘊」，這些叫「十二處」，那些叫「十八界」，這些叫做「四諦」等等。這些都是甚麼？

聽眾：假施設。

羅公：都是在「識」所變出來的那些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之上，假設「名」，隨順你們眾生，因為眾生整天講「我」，於是隨順眾生說它是「我」，說它是「法」。明不明白？而那些眾生執著的那些「我」與「法」呢，都是絕對無實體的，因那個實體不是「我」、不是「法」來的嘛！是嗎？所以是無「體」的，是隨「妄情」而「假立」的，叫做「無體隨情假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佛教所講的那些「我」、那些「法」呢，雖然不是「我」，不是「法」，是假設而已，雖然(如此)，是嗎？但是那些「五蘊」、「十二處」、「十八界」，不是虛構

的，是「眾緣和合」所生的一種幻象來的，所以叫做「有體施設假」，這樣，現在那兩(個)「無體隨情假」與「有體施設假」，那些名稱我們就不要理它了。

總之呢，不論世俗上那些外道的人，或者是佛的聖教裏面，所講的種種「我」、種種「法」呢，都是依據我們的「識」出現的時候，所「變」出的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之上，假立名目就叫做「我」，叫做「法」而已，實在就不是真是有「我」；不是真的有「法」的。聽得明(白)啦？「識所變」，是嗎？怎樣「變」法？一個「識」，「變」出那個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出來，是嗎？那個「影像」就叫做「相分」，能夠了解這個「影像」的那種「力」，叫做「見分」。那個「識」變出(這)個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的時候，是那種「變」？「因緣變」呢？抑或(是)「分別變」呢？

有人說它是「分別變」，有人說它是「因緣變」，何解呢？他無明講出來，安慧菩薩呢，就認為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都是無的，是那些人硬「執」出來的，根本就無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的。只有那個「識」而已。這樣即是「相分」…

-完-